

芒果来华年代考辨

杨宝霖

(农史研究室)

提 要

本文对芒果引进中国的历史进行考辨,全文分四部分:1.考证现在栽培的芒果非中国原产,它应该是从印度或斯里兰卡传入的。2.驳芒果由唐代玄奘从印度传入之说,考证玄奘在所著《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庵没罗果就是现在的沙果,而非芒果。3.驳清代吴其浚以为芒果在元代已经栽培之说,考证吴氏将黎檬误为芒果;又驳《珠江三角洲农业志》(1976)以为扁桃就是芒果之说,考证元代以前,广东没有芒果栽培。4.考证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中国方志开始有芒果记载,其时并不普遍,它的传入,当在明代初年。芒果自明代传入以后,经过人工栽培,已有十多个品种。

关键词:芒果,明代,引进,中国。

前 言

芒果 (*Mangifera indica* L.) 在我国别名很多,有蜜望、望果、莽莽、桐、蚊果、闷果、檬果、蒙果、梦果,取其译音,本无正字。台湾、福建、及广东之揭阳、南澳等地,名之曰檬,“因其色味似杏,或是番杏,误作檬”〔1〕。现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广为栽培。有人说“印度是它的家乡”〔2〕,也有人认为“广西、广东、福建等地栽培的杧果,就不一定全是由外国引进的”。〔3〕芒果,究竟是华裔,还是外侨?如果是外侨,何时定居中土?笔者不揣谫陋,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现在栽培的芒果非中国原产

《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芒果》有云:“在广西南宁至龙州一带有野生芒果的分布。在云南也有野生芒果的分布。以上我国野生芒果被定名为云南芒果 (*M. austro-yunnanensis*)。在广西、广东、福建等地栽培的芒果就不一定全是由外国引进的。”

我国原产的果树,如梅、桃、枣、杏以及荔枝、龙眼等,自西周或汉代以来,都不绝于书,何以芒果一物,绝不见明代以前的典籍?如果说,芒果在我国古代有不同于现代的名字,那么,它的名称叫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无人正确指出。

芒果可以治病。“能止船晕,飘洋者兼金购之。”〔1〕“其气辛热,其味酸甘,入肝补脾”。〔2〕“或以盐渍,解暑毒”。〔3〕“食之可愈腹疾”。〔4〕“叶黄堕地,拾而煎茶,能消食去

1986年5月31日收稿

黄”。〔14〕“凡外感误食鸡，急症难救者，以其核煎水服之立瘳”。〔6〕从芒果的叶到果肉、果核对许多疾病都有疗效，为何明代以前的本草诸书，如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宋代苏颂的《图经本草》、寇宗奭的《本草衍义》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等医药名著不登其只字？甚至在芒果来华之后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仍不见其记述，中国原产的果树梅、桃、枣、杏、荔枝、龙眼等，历代文人题咏，连篇累牍，为何在明代中叶以前，在林林总总的诗词歌赋中，却找不到芒果的影子？我国既有野生种，迟至明代，还未栽培，岂不令人费解？

我们再看看有芒果记载的文献，考察一下现在广东、福建、台湾栽培的芒果，究竟是土生土长，还是舶来品？

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的《广东通志稿》卷三十一：“芒果，种传外国。”

康熙二十四年（1685）蒋毓英的《台湾府志》卷四：“槎，乃红彝从异国移来之种。”

康熙三十四年（1695）高拱乾的《台湾府志》卷七：“槎。红毛从日本移来之种。”

〔康熙〕《诸罗县志》载：“槎，种自荷兰。”（〔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十八引）

康熙中，孙元衡《赤嵌集》有诗云：“千章夏木布浓阴，望里累累槎子林。莫当黄柑持抵鹊，来时佛国重如金。”（六十七《台海采风图考》引）

雍正间张湄《瀛孺百咏》有诗云：“参天高树午风清，高实累累当暑成。好事久传番《尔雅》，南方草木未知名。”（〔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十八《物产》引）

咸丰六年（1856）的《闽杂记》卷十：“槎即番槎，……自荷兰来。”

光绪十二年（1886）的《闽产录异》卷二：“（槎）其种出荷兰，后漳州、台湾皆种之。”

以上为广东、台湾、福建三省的文献，都记载芒果从外来传入。

至于芒果的原产地，1882年出版的德康多尔《农艺植物考源》（A. De Candolle, *Origin of cultivated Plants*）（俞德浚、蔡希陶译）认为：“真正野生之槎果，近代学者曾屡次发现于锡兰岛之森林中及喜马拉雅山之山麓，而阿拉干（Arracan）、白古（Pegn）、达曼群岛诸地所产尤多。密开尔氏（Miquel）在马来群岛未有野生槎果之记载。印度安半岛上之槎果，大约非常稀少，或仅栽培后所芜生者。”（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可见芒果原产亚洲南部。

二、玄奘没有传入芒果

芒果既由外国引进，何时移根中土？《果树史话》在《热带水果之王——芒果》中提到：“芒果引种到我国是在公元632~642年。唐代著名法师玄奘从印度带回了芒果种子。他在《大唐西域记》一书中介绍印度物产时最先谈到的就是芒果，说它的名字叫‘庵没罗果，见珍于世’。芒果引入我国后有很多异名，如檬果、槎果、样（霖按，乃“槎”之讹）、芒果、香盖等。公元739年陈藏器的《本草拾遗》称芒果为蜜望子、庵罗果”。这段话其误有：第一，玄奘《大唐西域记》根本没有说到把芒果种子带回来，当

时或稍后的书籍也没有说玄奘带芒果种子回中国。其次、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久佚，其零章断句，常见引于《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诸书中，所标“陈藏器曰”、“陈藏器余”者，均其佚文也。各本草所引，均不见“称芒果为蜜望子、庵罗果”之语。第三，“庵没罗果见珍于世”非《大唐西域记》原文，亦非原意；玄奘并没有说明庵没罗果即芒果。为更好地探讨，先将《大唐西域记》有关庵没罗果一段抄出：“印度风壤既别，地利亦殊，花草果木，杂种异名。所谓庵没罗果、庵弭罗果、末杜迦果、跋达罗果、劫比他果、阿末罗果、镇杜迦果、乌县跋罗果、茂遮果、那利藟罗果、般瓠娑果，凡厥此类，难以备载，见珍人世者，略举言焉。”

庵没罗又译作庵摩罗、庵罗，为梵文amra音译，其义为清淨，“庵没罗果”在印度的佛经中出现颇繁，所指亦异，兹将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的解释归纳于下：

(一) 指柰的一种。卷二十三《经卷》68：“庵罗果名，状貌似此土柰，其味如梨。”同卷《涅槃经》35：“庵罗，淨。三藏云：果名，其形似柰，其味如梨。”卷二十八《大乘顶王经》：“庵罗，印上果名，唐国亦有之也。”

所谓“唐国亦有之”，指中国亦产。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在唐以前，南朝梁的陶弘景《名医别录》有记载：“庵罗果，食之止渴，动风气。”（明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卷三十四引）

(二) 指庵摩勒，即油柑子 (*Phyllanthus emblica*)。《一切经音义》卷十三《大宝积经》49：“阿末罗果，旧曰庵磨罗果，亦名阿磨勒果。其叶似枣，花白，小果如胡桃，味酸而且甜，可入药。”卷七十一《阿毗达磨俱舍论》33：“庵没罗，亦作阿摩勒。叶如小枣，果如胡桃，味酸且苦，粗堪入药分。”

《大唐西域记》卷二自有“阿末罗果”与“庵没罗果”并列，应是二种，《一切经音义》此点解释不确。

(三) 《一切经音》卷二十八《维摩诘所说经卷》上：“庵罗，或言庵婆罗，果名也。按此果花多而结子甚少，其叶似柳而长一尺余，广三指许，果形似梨而底钩曲。彼国名为王树，谓在王城中种之也。”

据所描述该果的性状，是指芒果。

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庵罗果”是指哪一种？除认为是“阿摩勒”可以排除外，指柰的一种？还是指芒果？玄奘没有说明，稍后的人也没有解释，怎能坐实玄奘所言就是芒果呢？

在中国古代，庵罗果是指芒果吗？有如下记载：嘉祐六年（1061）成书的《本草图经》云：“树若林檎而极大，叶似茶叶。”（《本草品汇精要》卷三十四引）；政和六年（1116）成书的《本草衍义》卷十八云：“庵罗果，西洛甚多，亦梨之类也。其状亦梨，才熟便松软。”；南北宋之际的郑樵《通志》卷七十六云：“庵罗果若林檎而极大，佛书多言之。”；明末方以智《通雅》卷四十三云：“庵罗、林檎，乃柰之种。……庵摩罗大于林檎，小于枙，一蒂十五实或七实，乃大柰也。”

以上诸书所言庵罗果，与杧果绝不相似，庵罗果岂能是芒果？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说得更清楚：

“庵罗果，……即今之沙果梨也。色黄如梨，味如苹果而酥，为果中佳品，亦不能久留，殆以沙果与梨树相接而成。……今则北达幽蓟，南抵宛洛，数千里移植几遍，盖江、淮以北，地脉同也。”（卷三十一《庵罗果》条）。

“枋果，生广东，与蜜罗同而皮有黑斑，不光润，此果花多实少。……核最大，五月熟，色黄，味亦甜。”（卷三十一《枋果》条）。现将该书中二果之图附于下，以资比较：



枋果（《植物名实图考》）



庵罗果（《植物名实图考》）

三、芒果广东非元时已栽种

吴其浚在其所著《植物名实图考》卷三十一《黎檬子》条中说：“广州下茅香檬，盖元时栽种者，尤香馥云。”研究广东果木栽培史的学者，多以此为据，说广东在元代已有芒果栽培。如《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六册云：“元时，芒果已传入番禺的下茅种植，后来的下茅香芒（香檬）由于栽培得法，便闻名各地。”其实当地的方志记述下茅香芒，是没有指明元代已经栽种的。

“香芒，实小如指头，核薄如两层纸，无仁，味甜而香。他处所无，唯夏茅村北帝庙后一株。此株即枯去，数十武复生一株。人称夏茅香枋也。”（〔同治〕《番禺县志》卷七）

当地方志尚不能明言时代，曾一度典试广东的河南固始人吴其浚岂能确知其年代？

度其因，吴其浚因“香檬”之“檬”，误认为“黎檬”，于是写入《黎檬子》条中。其所附之图，实为芒果。今将其黎檬子图与《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黎檬图附之于下，以为鉴别：



黎檬子 (《植物名实图考》)



黎檬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黎檬 (*Citrus limonia* Osbeck) 一名宜母子，“似橙而小，二三月熟，黄色，味极酸，孕妇肝虚嗜之，故曰宜母。”〔1〕南宋初年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黎檬子如大梅，复似小橘，味极酸。”（《志果》）后于《桂海虞衡志》三年（淳熙五年，1178）成书的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卷八又云：“（黎檬子）或云来自南蕃，番禺人多不用醢，专以此物调羹，其酸可知。”广东种植黎檬，南宋时已经普遍。吴其浚因元代在番禺、南海置御果园，种黎檬八百株，煎造解渴水进贡一事〔2〕〔3〕〔4〕，故误以为元代始有栽种，又误香檬为黎檬，连类及之，所以说下茅香芒在元代已有栽培了。这种误会，我们研究作物栽培史的人，怎能不加以纠正，反而把它作为元代已有芒果栽培的依据呢？

《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六册《两汉至宋、元果木生产概况》一节，引〔大德〕《南海志》记果一段（笔者与原书核对，此段引文，颠倒脱漏殊甚），在“扁桃”下加按语说：“即芒果。”即是认为广东在元代已有芒果栽培了。检〔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原文在“扁桃”下尚有语云：“如桃而扁，色青而甘。”怎能只根据这两句就断定扁桃是芒果呢？

明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的《广东通志稿》卷三十一《土产·果之属》在“桃”下有语云：“又偏桃，如桃而扁，色青肉干。”，在同一节中又列有芒果。如果两者是一物异名，《广东通志稿》谅不至于分列。

扁桃，最早见于唐末段成式的《酉阳杂俎》：

“扁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而形扁，故谓之扁桃。其肉苦涩不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异珍之（卷十八）。稍后的《北户录》记云：占卑国出扁核桃，形如半月状，波斯人取食之，绝香美。极下气，力比于中夏桃仁，疗疾不殊”（卷三）。

扁桃，即巴旦杏 (*Prunus amygdalus*)，又名八达杏，是伊朗语badam的音译，原产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及中亚细亚和我国新疆一带，唐时已传入我国。“巴旦杏”之名，首见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九，晚于《本草纲目》三年（万历九年，1581）成书的《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卷二亦载之。《北户录》谓扁桃出占卑国，明万历间的《东西洋考》卷三《旧港（占卑）》的物产中，亦记扁桃之名，则东南亚自唐至明，均有扁桃出产，广东的扁桃，可能由东南亚传来的。

扁桃既明，与芒果何涉？《珠江三角洲农业志》所言，则为无据了。

四、明嘉靖初年始有芒果记载

元大德八年（1304）陈大震的《南海志》卷七记广州果树65种，而无芒果之名。

《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七广字韵引《广州府图经志》中《物产》一项，记广州府果树56种，也无芒果之名。可见明代永乐元年（1403）以前，珠江三角洲一带，尚未有芒果的栽培。

台湾栽培的芒果，上文已引的三种〔康熙〕《台湾府志》、〔乾隆〕《台湾府志》及《台海采风图考》等书，都说芒果由外国传入，有的明言由荷兰人传种。可惜都没有言明传入的时间。一九八〇年台湾出版的《台湾农家要览》在《园艺作物·果树篇·芒果》说台湾的芒果“已有400多年的栽培历史，台湾于1561年间由荷兰人引进栽培。”1561，即嘉靖四十年。

福建栽培的芒果，咸丰六年（1856）成书的《闽杂记》卷十载：“檳即番蒜也，出台湾及厦门、金门诸处。”〔光绪〕《漳州府志》卷三十九《物产》载：“檳出台湾，今漳中移植甚众。”可见是从台湾传入的，传入的时间，不会早于1561年。

广稽群籍，首载芒果的，要数嘉靖十四年（1535）成书的戴璟的《广东通志稿》了。

“芒果，种传外国，实大如鹑子状。生则酸，熟则甜。唯新会、香山有之。”（卷三十一《土产》）。其时，比荷兰传种于台湾要早26年。

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记广东的芒果说：“蜜望树高数丈，花开繁盛，蜜蜂望而喜之，故曰蜜望。花以二月，子熟以五月，色黄，味甜酸，能止船晕，飘洋兼金购之。一名望果，有天桃者，与相类，树高亦数丈，巨者百围。正月花，六、七月子熟，大如木瓜，味甜酢，以羹鱼尤善，凡渡海者食之不呕浪。”（《广东新语》卷二十五）

“巨者百围”，未免夸张，但是屈大均所见者乃老树。嘉靖十四年已有芒果的记载，其种来华，当在此时之前，嘉靖距屈氏时代，已历百载，当有老树为屈所见。

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书的黄佐的《香山县志》卷二《物产》中，也有芒果之名。

后十三年(1560),同是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卷二十三《土产》(上)《果品》亦载有“芒果”,但编者注云:“芒果恐是阿勒勃,一名寿果,似皂荚,夏日熟,……味甜可食,亦名婆罗门皂荚。又本草有摩厨果,味甘香,平无毒。”阿勒勃,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已有记载:“生佛逝国,似皂荚,圆长,味甜,好吃,一名婆罗门皂荚也。”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本草》卷十二引)《本草纲目》卷三十一载李时珍语,谓“此即波斯皂荚”。波斯皂荚,《酉阳杂俎》卷十八有记载:“波斯皂荚出波斯国,呼为‘忽野簃默’,拂林呼为‘阿黎去伐’,树长三四丈,围四五尺,叶似枸橼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头,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饴,可噉,亦可入药用。”阿勒勃一名腊肠树(*Cassia fistula* L.),以其形似也,花黄色,其荚果与《酉阳杂俎》所言相似,唯种子苦涩。

摩厨果,即摩厨子,自陈藏器《本草拾遗》以降,本草之书,颇多记述,广东方志,常多言之。摩厨子即油橄榄(*Olea europaea* L.),现代我国栽培的油橄榄,是一九六二年前后由阿尔巴尼亚和苏联引入的。

黄佐疑芒果是阿勒勃,又疑是摩厨果,可见当时芒果的种植并不普遍。由此可以推知,其时芒果传入未久。

芒果,自嘉靖初年传入我国以后,经过人工栽培,出现许多品种。在台湾,清初已“有三种,香檬为上,肉檬、木檬亚之。”〔1〕在福建也“有数种,联皮可食者名满黄,小而酸香者名香檬,皮薄,外有粉者名粉檬,形圆,大如鹌卵,核小者名达摩尼,咖勒吧种也。又有小檬,比手指大,名曰鹤把。”〔16〕在广东,除上文言及的夏茅香芒外,还有“南海县江浦司村堡邢头乡产芒,味香,肉结,远胜他处。”〔19〕新会,“产于象山麓者尤佳,核小肉厚,香脆异常。”〔15〕在东莞“横沥乡产生一种香芒,皮有朱砂点,圆润可爱,肉多皮脆,嚼之香味浓,以刀剖割,无滴汁流出。”〔9〕东莞温塘乡,有果一株,名天桃,未熟亦甜。篁村乡有一株,果重半斤以上者。广东的惠阳、东莞,清初以来,广为种植,百年老树,随处可见。这两地有果之年,在解放初期,年产各为3000担〔2〕,郁南、高州等地亦多出产。这些,对于今后的芒果生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引用文献

- 〔1〕六十七《台海采风图考》,1746年。
- 〔2〕华南城乡物资交流指导委员会:《广东土产介绍》,1953年。
- 〔3〕沈廷芳:《福建续志》,卷九,1768年。
- 〔4〕李璠:《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1984年。
- 〔5〕李星晖:《揭阳县续志》,卷四,1890年。
- 〔6〕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卷十六,1848年。
- 〔7〕佟屏亚:《果树史话》,1983年。
- 〔8〕陈大震:《南海志》,卷七,1304年。
- 〔9〕邹鲁:《续广东通志稿·物产》,卷三,1935年。

- [10] 金廷烈:《澄海县志》,卷四,1762年。
[11]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1678年。
[12] 桂沾:《南海县志》,卷四,1911年。
[13]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
[14] 黄培芳:《新会县志》,卷二,1841年。
[15] 黄任:《泉州府志》,卷十九,1736年。
[16] 解缙:《永乐大典》,卷一九〇七广字韵引《广州府图经志》,1403年。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ATE
OF MANGO INTRODUCED INTO CHINA

Yang Baolin

(Studying Center of Agriculture History)

ABSTRACT

In this thesis on when Mango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is discussed. The paper shows that Mango is not a native of China and it should have been introduced from India or Sri Lanka. The *Amra fruticosa* (庵罗果), mentioned in "Da Tang Xi Yu Ji" by Xuan Zhuang, a famous Buddhist in the Tang Dynasty, is not Mango but Chinese pear-leaved crabappl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Wu Qijun, a famous botanist in the Qing Dynasty, mistook Lemonlike citron for Mango, and as a result, he believed that the plant had already been cultivated in China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The paper also demonstrates that Mango is wrongly considered as Almond in "An Agriculture histor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1976 A. D., and proves that Mango had never been cultivated in Guang 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Mango was first recorded in the Chinese Local Chronicles in the fourteen year during the Jia-Jing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1535 A. D. but it was cultivated unpopularity at that time.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should be dated back to the early Ming Dynasty. So far there had been more than ten categories of the plant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Key words: MANGO, Ming Dynasty, introduced into, China.